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銀瓶梅 第二十回 來巡撫抄拿奸眷 回長安擒獲叛臣

詩曰： 受恩不報非豪傑，有德須當答謝均。

寄語世人休作孽，害人還自害其身。

當時宣讀詔旨，蘇州一府文武官員面色寒青而又轉黃。劉、陳兩欽差命柳知府及其左右摘去朝衣朝冠，收還符印，將一家鎖拿了，下土盡計訖，填注於冊上，並趙總兵家口符印亦然抄訖、鎖了家口；府具廳州吏員皆下禁天牢。惟節度使及布政使兩大員動本部議，方能定罪。

次日，兩欽差恭請皇命，擺開聖旨，開向法場，押出柳知府並家口共有十二人。家丁侍婢不坐罪，又有後隊趙總兵已被陣上殺死，只得將妻子兒女九人亦押出法場，具首司戶千百戶把總吏員共官九人，一同共斬首三十人。

一刻人頭滾地，斬訖，欽差發兵三千，命馬英、魏明二將捉拿裴家部屬，共十五人，一同押解京都定罪。

只有新任接印文武官多來送別欽差巡按回京覆命，各回衙中。

又表劉、陳兩官奉旨在本土謁祖，限一年回朝復旨，且得回屋宇產業，日中有鄉宗戚友往來問候，或請宴會或與展游，倒也自得逍遙。當日閒居，劉芳自思：「己身得貴做官，出於一刻迅速」，又思：「梁瓊玉先得身榮，因救駕有功，封侯爵出鎮西川，帶同吾妻往蜀中侍奉，有此恩義兼盡賢徒，世所無雙也。且待完了此公案回朝，然後奏知皇上，請旨調回顏氏妻，並謝梁瓊玉恩德，其心方才放下懷念。」又思妻出奔時，懷足十月之孕，未知生產安否？然是男或女。住語劉芳想像。

又言陳升閒暇思量言：「為善必昌，為惡必亡。可恨裴彪，因貪淫一節，即假交結劉芳，先害他，後害吾，至今妻身年少而亡。又得徐氏岳丈用情招贅了，某即來故宅起戶，用棺柩埋葬，大開空墳，梁玉懺悔，超度幽靈。今且待完了此公事，回朝奏主攜妻徐氏赴任，是所必然。」此是陳升心情。

他兩人在故土日中，或陳升拜探抑或有劉芳來敘會，同餐共論眾奸陷害，不須多表。

再言裴兵部府中老奴，不分日夜趕回長安，進京都城內，上稟老大人言知：「公子在家惹出大禍。與虎丘山賊私通，先害劉巡按，又害陳欽差，今被他們拿下，提兵征剿平服了。走脫盜首，將公子一家大小十五口俱拿下，不日解回京矣！」裴兵部一聞此報，大驚失色說：「不好了！孩兒累及吾也！」

即日進內，將金銀珠寶滿載，其餘剩的不能多帶，累身難攜，只分給眾家丁，吩咐盡散去。是日，又得接到古羈威下人書。原來，古羈威敗陣逃出，想來族弟古強在鎮江茅山為王，手下雄兵數萬，故敢往投之，安身在此，仍思報仇，故此有書趕來達知裴寬，說明公子被擒，通知他今投來茅山方得性命云云。故裴寬心忙意亂，將書及印藏書房中化焚，只扮作客民，與心腹家丁四人扛抬了兩箱金寶，向鎮江府茅山而去投伙。

一出皇城，一連趕走數天。

途中，遇著一位回兵大臣銅台節度使郭子儀，帶領五百家丁、五位世子：郭虎、郭豹、郭玉、郭江、郭海五人，只有長子郭龍代父署印守銅台城。子儀回朝與君皇慶祝上壽，備辦了貢獻上禮禮物，見天色將晚，只得禮屯紮兵於山邊。有一將上稟：「大人，山下一人在後營，又有四人扛抬兩箱重載之物，入山越嶺而上，似極慌忙之狀，未知此人是劫取盜賊好歹否？」

這郭令公一想，曰：「莫不是劫取財物強盜？且弄來見本帥！」家丁百十人領命，一刻押入來見大人。子儀一觀，細細認來，是朝中裴寬兵部，喝左右解其綁縛，扶起坐位，曰：「家人有眼無珠，只因改裝，不認得大人面貌，且恕罪莫怪，請坐下。」

二人拱揖，分左右對坐。子儀曰：「請問裴大人，緣何改裝私行？天色昏晚，還越山跑路，意欲何往？」

裴兵部曰：「郭大人，汝還未知，本部堂風聞得東方高麗要叛吾天朝，故暗自出京來探聽彼虛實。又黑暗中山邊屯紮安營，只道是山寇，只因家丁四人不敵在前徑行，故抄後營嶺上行走，免驚動賊人來算計也。」

當時，郭令公想來：「既然高麗國果反叛我天朝，何故並無邊報？其中必有委曲。」即曰：「大人扛抬物品，又料必有御令三十精健軍將保護，何四人而已？既暗中奉密旨往高麗，豈無聖旨？且請借來一觀。」

裴寬曰：「此乃是吾風聞得來的，倘確擬真假未分，故未敢奏聞，驚動朝廷，故未有聖旨。」子儀又曰：「大人，本帥之家丁初得罪時，汝四家人扛的箱篋走散去了，將篋兩個打開看來，盡是金銀珠寶許多貴重物色，但擬大人私行密訪，如何又攜帶許多金銀珠寶？」

裴寬曰：「郭大人不知其中底細。本官自出京城，路過都府州縣，多來送贈，本待不領，又卻其恭誠之心矣！」

子儀一想：「此賊不通外敵，定然奔叛哪一方？彼必然奔回故土為亂了。」

即晚恭進用款。兵部曰：「有朝命在身，要促趨程，不敢領賜；且告退了。」

郭令公曰：「大人言說兩端，爾言私行密訪，又非奉旨，如何又說朝命在身？且留宿一宵何如？」裴兵部只是不允，激惱了郭令公曰：「本帥看汝此行，定為負國恩欺君，棄職逃叛為逆。真是既雲外國有變，豈無邊報？本帥身承督兵之任，豈有一音不聞之理？又非出於聖旨，事已糊塗。爾若要行程，除非共同回朝見主奏明，去也未遲。」

裴兵部曰：「去留在我。郭大人，汝是境外大臣，吾是內部之官，汝何必多管本部的事？」郭令公曰：「汝言差矣！一體為官，大小皆皇上臣子，何分內外？若大人不肯回京同往，斷然去不得，不若與汝對鎖，在聖上跟前理明曲直。」裴兵部曰：「誰與汝對鎖？即回朝見駕，奈甚何來？」

當時，郭子儀一心知他作弊，故特羈絆住此賊同行。

走途數天，回到長安。入朝在午門候旨。當時，正在設朝未散，適皇門宮人入奏。聖上聞郭帥回朝，即傳旨宣進。

郭令公俯伏叩見，行了君臣禮。帝命平身曰：「卿家代朕領鎮銅台，勤勞皇室，朕常懷念。但近日台城一大郡風土民情安靖否？糧粒豐缺如何？」

子儀對曰：「台城大郡，藉聖上洪福，萬民樂業，水陸昇平，糧食頗豐，無須聖慮。因見不日陛下萬壽之期在邇，臣本該回朝恭祝，故備些微物貢儀敬獻，少盡臣子微忱。望聖上恕責欠恭之罪。」語畢，呈上貢禮折子。

明皇龍顏喜霽曰：「郭卿，爾乃清廉之官，縱有些皇俸月給，但兒孫眾多，食需敷廣，朕久知之。且朕是年年有此一日，又非大萬壽之期，何勞卿備此重禮貢呈？足見愛君之至。」

當時，內侍接儀雙注。

郭令公又奏上：「臣未入皇都，在陝洛交界，只見兵部尚書裴某扮身為民服式，有珠寶兩篋隨行，不知何意？見臣紮屯山下，不敢在山前赴走，越嶺而行，事有可疑，邀盤傳他時，彼言高麗有變，又言私行密訪並無皇令密旨，收篋打開，玉寶太多，不知有無此事？故不願放他出嶺，今將他同還並珠寶並在，請旨定奪。」

聖上聞此奏，怒曰：「近也八九天不見裴寬上朝，朕只道他有疾，未經告假耳！是至不查不問，豈知他改扮為民，私自奔走，定有行為不軌也。」

當時，明皇喝令值殿將軍押他進殿。下跪曰：「臣見駕，願聖壽萬疆！」

明皇拍案怒曰：「汝這逆臣，假扮為民，不辭駕私出京都逃脫去，想必通夷作亂，定然回籍生端。若非郭卿家有此膽量，智識高明，將爾拿回朝，朕的江山有不得了，幾乎送在汝逆賊之手。爾實則私赴，是何主見？」

裴兵部曰：「臣但罪是出躁，只因風聞東夷高麗有變動，亦未得其確，不敢擅奏，是至暗行密訪其虛實耳！」不知裴寬假奏如何，下回分解。